

第一章 女人本质

1. 女人创造的历史

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是女人传递了最初的人类染色体，时至今日，仍然无法取代女人在演化上所做的保障，这正是人类物种延续、繁荣的条件。

女人在养育子女上所做的工作则对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历史学家、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及生物学家却认为，男人始终是人类起源史的主角，这一点并不公平。

应该肯定男人是猎人，男人是工具制造者，男人是万物之王。在人类史上，男人以孤独而光荣的姿态穿过各类人猿，高视阔步于原始草原。但是，肩负起延续人类生命任务的却是女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女人的体能、女人的技能、女人的生物性左右了人类命运，是她们把握了人类命运的主要因素。

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在两性之间，女人比男人强。就人类细胞构造来说，女人所拥有的是基本的一个 Y 染色体，受孕时只要搜集另一个就能产生女孩。男人的产生却需要相异的染色体的配合，而 Y 染色体被一些人视做基因突变，是破碎而畸形的 X 染色体。

女人的卵子比精子大数百倍，携带了小孩所将接受的一切遗

传资料。所以，女人是原初的，是第一性，是生物基准，男人则只是从这个基准旁生出来的。

每一个人都是夏娃的孩子，在我们体内都有最早与男人肩并肩行进在非洲草原的女人的活化石证据。

可以说初始的女人所扮演的角色是蜷缩在洞穴火堆旁的，是男猎者的伴侣罢了，当然，这样的刻板印象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从公元前 50 万年左右，女性直立猿人，在某一个洒满阳光的原始峡谷与男性直立猿人并排站立起来，直到两人都成为智人，这期间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

早期的女人是从早忙到晚，没有休息时间。多数原始人类女人，按化石科学分析，活不到 20 岁，只有少数人活到 30 岁，能活到 40 岁这简直就是奇迹了。

在这短暂的生命里，原始女人却发展出众多活动与技能。考古证据以及现存的石器时代文化显示，女人从事的活动有：采集食物，养育子女，皮革制品，以动物皮为原料来制造衣服、弹弓及容器，烹饪，制造陶器，编织草叶、芦苇及树皮以制造篮子，以骨为原料制造珠子及饰物。

在女人的许多职责中，食物采集维系了部落生存，意义非常重要。

史前时代的妇女，无论有无子女，都不可能依赖男人游猎为食。至今在许多原始社会，男人仍在游猎。人类学家至今已调查过大约 175 个在大洋洲、亚洲、非洲及美洲的游猎，其中有 97% 的部落，游猎完全由部落中的男人主导，剩下的 3% 游猎必然是男人的领域。

这些记录翔实的研究却也显示，作为提供食物的一种手段，游猎是效率很低。从事游猎的男人并不能得到多少肉，而且肉在炎热的气候下，是无法储存的。结果是女人的采集能力维系了部落生存。女人白天不停地工作，每天固定供应部落总食物吸收量

的 80%。也有一个说法是在所有游猎，男性成员只供应部落生存所需食物量的 2/5，其他 3/5 则全由女人供应。

原始社会初期，女人的采集不仅有助于维系部落生存，也有助于推动种族向文明进化。因采集若要成功，必须发展识别、评断及记忆各方面技巧。在非洲多处遗址发现的一系列种子、坚果壳、草叶显示采集并非是随意，而是根据经验做出审慎选择的一种证明。

人类学家偏执地认为男猎者将最早的工具命名为游猎武器，游猎是后来的发展，早时应有使用兽骨、石头或木棍作为采集工具以挖掘根茎，或作为磨碎木质植物以方便咀嚼的辅助工具。这些都是女人的工具，在几处遗址发现的木棒也显示这些远古的女人采集者是多么富有创造力、多么善于解决问题：她们将树枝的一头削尖，将尖头置入火中使其干硬，这样做该树枝即成为更有效的工具，供采集时使用。

迄今我们所见的早期工具，都以斧、鱼叉及箭等以燧石为尖端的工具为主，能让我们看出女人的智能及发明才能者确实太少。

考古学在另一项女人的发明主题上也同样沉默，该发明即原始女人采集者所使用的采集袋，女人设计了这种容器，将她每日在路上采集所得的收获带回家。

从食物的需要量及可得的食物来源来看，女人采集者是不可能将她们所有的粮食都捧在手里或兜在衣服里带回家的。她们的收获应不只限于草叶及根叶类，还包括蜥蜴、蚂蚁、蜗牛、青蛙及等富含蛋白质的小动物。

如果住在海边，大海还提供无限丰富的海产。无论大自然有什么东西，即使是死蚌蚶、死蛇，女采集者都是不会放弃的，直到袋子充实，她才会肩负着全家人的粮食回家。

如果女人还有婴儿要照顾，那她的采集工作不可避免地会更累人。女人作为母亲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将她的采集袋加上背带以

背负婴儿，只有这样她才能一边采集、一边照顾自己的孩子。

由于大多数原始女人都活不过 20 岁，祖母带孙子的情形是看不到的，女人得自己亲手照顾子女。原始人孩子很重，随着脑袋变大而变得更重，然而母体却随着演化而毛发日益稀疏，婴儿越来越不易依附。无论是将婴儿斜挂胸前，或吊背身后，母亲都得带着婴儿。

女人养育婴儿，对人类未来有很重要意义。有两个因素使得这项工作比从前更艰苦、更累人。

婴儿长大成人所花的时间要比猿婴长得多，它们需要更多、更好的照顾，没法象猿婴那样小小年纪即离开母怀。

养育婴儿的工作并不只是体力劳动，小孩必须被启蒙加入较任何动物所须经受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在绝大多数人类社会中，这种都是女人的责任，由女人独力承担。

原始女人在这方面的成功，可从她们的子孙繁衍看出这一点。生育的职责在演化史上的重要性，至今未获承认。主要获得肯定的是身为猎者的男人在人类史上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之所以成立，主要是男人在游猎上的合作需要较多联系及社会组织方面的技巧，所以说人类社会的起源，是由男人猎者提供演化上的动力的说法是被认可的。

对女人来说，喂养断奶后的婴孩，学习处理较复杂的人际，情感互动，多学习采集所发展的新技能都需要智能。

游猎所需的技巧受到过多关注，采集与育子所需的技巧却研究不多。可以说，女人在谋食及哺育子女所付出的辛劳，与统御部落的男人所做的工作，在促进团体合作与社会结构上是起了同等重要作用的。

身为孩子母亲，女人的工作还包括其他诸多有关子女养育，提供居处、安慰、娱乐、陪子女玩耍，及与其他母亲和幼儿社交等。

现代心理学明确指出这些活动能促进智商。这在精神及思考

能力的演化上必定扮演极重要的推进角色。能提供安慰、鼓励与照顾的当然并非只有母亲，但这几种活动与早期男人所从事的游猎、杀戮活动有很大区别。

在男人是猎者神话里，男人发明了家庭，并使他的伴侣受孕，男人创造了基本的人类社会单位。

有许多研究资料显示，早期家庭是由女人及其子女组成，因为所有原始游猎社会都是以母亲为中心，并经由母亲建构而成。如果年轻男子非要离开，那就是被赶走，女人则留在原家庭陪伴在母亲身边，并将她们的男人拉入这个家庭。

生物学显示，我们多数人惯用右手，这项事实即是原始女人所赐。有人说，现代人惯用右手，这种情形是女人现象。自古以来，女人习惯将婴儿怀抱在身体左边，这样婴儿可以感觉到母亲的心跳而受得抚慰，女人也以腾出右手来做事，这就造成后来人类普遍性的惯用右手的习惯。

在以女人为主角的家庭里，男人是附属的、边缘的，由此家庭发展出的核心及任何关系终究是属于女人的。从石器时代部落的情况看，社会组织的根源始终是女人、其子女及其子女的后代。

2. 生殖的演化过程

在灵长类时代，男人的阴茎是一个不显眼的器官，一般的猿类恐吓不了任何雌性，只会引起同情，因为它的阴茎是那么的小，和它的庞大体积不成比例。接着演化而来的男人却发展出相当大的阴茎，终于自称为万物之王，这正是女人的功劳。

这个演化也很好解释，当渴望直立的女人以后腿站立、行走，阴道角度随之转向前、向下，阴道本身则更深入体内，男人的阴茎正反映了阴道的变化。

为了能够轻松进入，在做爱的过程中，多数伴侣经常交替使

用正面及由后方进入的体位，由这可看出女人在生物上的进化对男人的冲击有多大，男人得花多少力气才能适应女人的这种变化。

其实，是女人生理支配了人类史，演化的进程发生在女体，这决定了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进程，这是从灵长类动物的发情期到人类的月经期的生理转变。虽说这不被歌颂，也未被提起，女人每月的生理循环确乎是为了维持人类生存、确保人类兴盛繁荣的演化过程的调适。

灵长类雌性的发情期是相当无效率的。雌性灵长类中的非洲黑猩猩、大猩猩及长臂猿极少发情，以致每五到六年才生育一头小兽，这使整个物种濒临绝种危机，大型猿类仅有少量存活于当今世界，并必须在最有利的环境下才能生存。

女人就不同了，随着每年 12 次的受孕机会，女人所拥有的生殖力是其灵长类姊妹的 60 倍。

女人月经并不只一种生理现象而已。有些专家指出，女人的月经不仅有助于解决男人后代不足的问题，更有助于男人的精神发展。

当稀疏、不频繁的发情期让位给频繁的月经期后，每四周就有一周要流出大量的血，女人有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引起关注。

早期女人如何应变？她只是蹲在草堆上让经血流出吗？这种想法在男人是猎者神话里，认为女人是消极、被动的守火者，但女人不是，她是部落的食物采集者，关系着部落生存，需要经常奔波。

女人在经期到处奔波，经血肯定会造成她大腿内侧严重破裂、不适，特别是在冬天。在夏天也容易受到感染。

通过对野生母猿观察发现，它们会捆扎草叶来抹去发情期流出的血。对仍存在的石器时代社会的观察则显示，女人会做衣裳、宝宝的背带。原始女人必定会设计出类似衬垫的月经带以吸

收经血。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任何吸收经血的物品及原始女人其他工艺品均未留存下来，就算它们留存下来，也不会受到关注。各种层次的研究，至学术调查测想，全都将目标指向早期男人的生活。

男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受到关注，女人从发情期到月经生理演化的重要性，却从未在任何学术或通俗著作中获得关注。研究者无视于早期女人演化的事实，无视于早期女人演化的重要意义。他们反而坚持将原始女人重写成是男人的性工具。

月经之所以被演化出来，是女人给男人的奖励。但发情期短暂且罕见，这才能把男人从山边引回家。因此，原始女人学习将灵长类发情期转换成月经期，这使得她能全年供男人欢乐，让男人满足，可以过大家同乐的生活。

女人早期性演化的大家乐理论也解释了现代女人身体的构造。当身为猎者的男人开始直立行走，他自然想要正面做爱。女人因长出乳房来引发了走向正面做爱的热情。那两团丰满的臀部，如今已不再能作为吸引男人注意的手段，她必须做点什么以使前方区域更迷人。

女人乳房体积的增加与婴儿出生时体积的增加之间显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在以男人为中心的女人演化论述理中，女人生理发展的每个层面都是为男人的利益而进行，非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他，她发展出性器官，作为每日结束时对劳碌了一天的肉食供应者理所当然的回报。

科学研究显示，女人是早期人类生活的中心，但男人是猎者的神话却历久不衰，这如何解释呢？达尔文的人类起源概念并没有包含男人猎者这种动物，他的早期男人是在部落内劳动的社会动物，没有部落共同体他无法生活。

人类的先祖与猿类不同：前者是毅然决然的杀戮者，肉食性动物以暴力捕捉猎物，将它们打死，剖开其残体，肢解其四肢、

以猎物的热血来满足自己。

所以说，男人是猎者的观念还会带来一些其他满足——男人暴力与男人破坏力。

事实上，现代人类社会几乎所有层面，所有关于男人天生统御、破坏本能的自吹自擂的妄想，都能在男猎者神话里找到根源。

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将他们的声音加入赞颂、感谢男人的行列。男人是猎者的理论尽管在学界遭到很大挑战，学界外的一般人对之仍深信不疑，对巨人独霸演化史的事实并不质疑。女人不存在于演化史中，除了她萌芽的性器官外，早期女人在演化史上完全缺席。演化中的男人在身高、体重、肌肉力量及速度上均有增加，在智能、想像力及知识上也有增加。

许多历史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及生物学家都以不同方式支持这个说法，好像男人单独替其他人完成一切演化，而早期女人则是游手好闲，在家休闲。

我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男人在演化史上的作用，把男人完全推出演化史。只是要指出，女人在演化史上扮演的角色，不可贬低。也只有等到原始人类生活的合作天性再次被申张，男人在物种生存上所扮演的角色才能更正确、公正，游猎是整个团体的活动，而非英雄式的个人行为。

成功的游猎，尤其是捕捉驯鹿、马、长毛象、野牛及野犀牛等群居的大型动物，需要团体合作。到今天，游猎社会的所有成员，包括女人与小孩，无疑都加入了搜捕活动。

18世纪加拿大哈德逊湾公司的一位商人，发现一位爱斯基摩女人自己靠游猎和设陷阱捕捉动物，在隆冬结冰的山顶上独自生存了7个月。

游猎并不等于战斗，相反，群体组织的整体目的在于确保原始男人面对猎物并肩作战。开始人类通力合作以避免直接面对猎物与其作战，他们驱赶动物至悬崖使其摔死。法国地区克罗马依

人山洞壁画就生动地刻绘出一只在洞里木桩上动弹不了的长毛象。长毛象进入陷阱后，人不上前杀戮，而让动物自己慢慢死去。

多数游猎形式都不涉及个人战斗或殊死战，而是捕食像龟这样动作缓慢的动物、受伤或生病的野兽、即将生产的母兽，或捡食被其他凶悍肉食动物杀戮、弃置的动物死尸那样。

人类学家引证西伯利亚一处的石器时代洞穴，该处的男人组成先头部队去勘探陷阱，女人则尾随在后负责肢解猎物并运送回家。动物尸体被用作食物大部分是由女人制造的，女人在肢解过程中有利益可得。诚如人类学家所说：

猎获的动物除作为食物之外，其皮、骨及肌腱对制造衣服、营帐、陷阱及众多日常生活用品也会有用。把兽皮晒干，以动物脂肪软化即成合适的皮。用石刀切皮，骨表钻孔，再把筋穿上。

男人的职责是作为保护者：幼儿养育和团体保护必然是惟一通行于灵长类或原始人类社会的男女分工方式。原始男人作战或杀戮不是为了运动、刺激或欢乐，而是基于人的恐惧、生命受到威胁而战斗。

由于保护团体是男人工作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质疑：一般所接受的男女情感分工，女人负责所有关怀及照料，男人则在家庭范围外当毛茸茸的野蛮人，只为做战或做爱而存在，这样的区分究竟对不对？事实上原始男人就如原始女人，惟有在他们学会如何关爱其他人时才成为人。

性暴力在史前也不少见。庇里牛斯山区伊斯图里兹地曾发现一把用骨雕成的小刀，刀上画有一只被鱼叉刺中、口吐鲜血、在死亡的痛苦中翻滚的野牛。在刀的另一面，一位同样被鱼叉刺中的女人匍匐前进，一个男人则好色地蹲踞在后，这显然有意从后方进行性行为，尽管她下垂的乳房及肿胀的腹部显示她正在怀孕。

原始社会的女人经常远不如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服从。原始

社会的女人不但不是男人欲望及需求下死心塌地的奴隶，并比她们后代进步社会的女人拥有更多自由、尊严与地位，关键在于部落的本质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物质资源匮乏、求生存已属不易的地方，男女平等特别明显。

女人在这类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她们的知识与经验更是部落珍贵的资源。作为主要的食物供应者，掌握了生存的奥秘，女人拥有，并知道自己拥有自由、权力及地位。

男人在游猎，采集社会不剥削女人的劳动力，他们不收编或控制女人的生产，也不阻止女人自由行动。他们很少控制女人或其子女的身体，不崇拜童贞或贞节，也不要求女人的性忠实。

日常知识的积存不只保留给男人，女人的创造力也不受压抑或否定。现存石器时代文化的证据明确显示，女人能担任顾问、女巫、领导者、说书人、医生、魔术师及法律制定者等各种角色。

另外，女人从未丧失她们自身神秘的繁殖力之上的权力，有着无限的超自然力量。所有史前证据均肯定女人在部落中身为女人的特殊地位，不少宗教仪式是由女人主持，这从许多幅画可以看出来。

从远古开始，女人的角色就是重要的，她们对人类演化的贡献也比一般的认知重要。

女人因其神秘的月事周期及创造新生命的力量，成为部落最神圣的奥秘。如此非凡，如此有力，她一定比男人更优越。

当原始人开始进行抽象思考，这只有一个解释，女人是原始的象征，是最伟大的女神。

3. 母亲与女神的关系

可以说，女神的力量及重要性是一个难解之谜。

人们研究罗马神话司婚姻之女神，希腊神话中司农业、丰

饶、婚姻及受胎之女神，却忽略了 5000 年前人们所熟知的名字。无论她叫什么名字或采用何种外观，世间仅有一个神，她的名字就是女人。

公元 2 世纪古罗马作家阿普留斯巧妙地将他描写女神的全部摘要重新整合，仿佛她化为幻影对他说话：

我是宇宙之母，万物的统治者，时间的女儿，是神圣事物的元首，灵界的女王，虽则我有许多不同名字，有种种不同受崇拜的仪式，但我只有一个，我是惟一的神。

现代学者已经接纳伟大的女神配偶的原初母亲，是一切神话的完全操控者这一遍及世界的事实。女神崇拜并非是一孤立现象，评论家强调，女神的卓越是人类生活开端不可缺少的要素。

从女神在南俄罗斯大草原地带出现以后，女神崇拜，一路延伸到地中海、印度河谷、中国，甚至延伸到非洲与澳洲，时间上的跨幅则更为惊人。

公元 500 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强行压制女神崇拜并关闭了女神庙。

因此，女人的神圣地位起码维持了 25000 年之久——若干论者会将时间推得更远，推到四万年或五万年。

在一个这么长的人类历史阶段，女人始终十分重要。当生存竞争逐渐减缓，人类更努力的追求意义，女人成为最初抽象思考的焦点及表现形式。其中的女人身形是由抽象的三角形女体表示，性三角地带受到关注。

女人如何从一开始就取得特殊地位？这当然是她那与月亮相关的月经及她那神秘、不会致命却无法治愈的排经导致的。另一原因则是她与自然之间紧密的关系，因为当园艺取代了农业之后，女人作为主要食物供应者的重要地位更加巩固。关键在于早期女人夸大的乳房与腹部形象如何引导我们看待生育这件事。

在生殖过程被了解之前，人们认为婴儿是女人所生，不会想到它与性交有关系，直到今天，澳洲仍有人相信孩子的精灵丢于

水池就会投胎转世，它们便随意找个女人进入。在这样的观点下，男人在代代传承中是不扮演任何角色的，只有女人能创造新生命，因此她们受到尊敬，所有自然的力量及支配自然的力量，都是在她们身上。

女人是神，不是人，天生具有世界上最神圣的信仰。出自女性的新生命与破土而出的新生农作物紧密联结在一起，一开始，二者便彼此连结，远比传统论述所示更复杂。

女神最古老的化身是母亲。

在印度，大吉祥天女是传说中的母亲形象，描写她为了人类而从她丰满的胸部挤奶。但其他包括波斯在内的神话则不将女神生育描述为传递男女人类，却将其形容为生育。

在希腊，最神圣、神秘的神话莫过于埃鲁西斯在她之前已存在。因此，罗马神话中的大地之母是从一条原始的阴道——全知全能的混沌，女神的母亲角色受到历史的削弱或任意删改，掩盖了其母性所具备的活泼机能的关键要素。

当然，对善于生养的母亲过度赞扬，无异否定了坏母亲的危险及具破坏性的一面。早期文明却十分了解神圣的女人与死亡之间的关系，强调将人带入世界的是女神，将人推出世界的也是女神。

早已习惯温婉、慈爱母亲形象的男人，看到恐怖母亲的形象，是有点不习惯。但女神生与死的两面在她的原始形象里是并行的，这不能以单纯的母性来看，必须加上性的思考。

在性活动中她创造生命，在性中她要求男人的精髓，他的自我，甚至他的死。在这种情形下，女神及其活动的真正性质再次成了假道学的牺牲品，这些人一谈起女神及其活动，就从繁衍仪式、信仰或图腾来解释，好像女神都是无私地履行她的性义务。

作物及动物的昌盛向来只是女神自己个人性行为的一项副产品。她的性是她自己的，性欢愉是她自己的，这就像所有早期文献所强调的，当她进行性行为时，是为自己快乐。

在每种文化中，女神都有许多爱人，这点流露出我们后来对女神作为伟大母亲角色的理解的另一弱点。对父权体制的成员来说，母亲总包含妻子，母亲是嫁给父亲的那个女人。这无异对好母亲的概念加了一重限制。

好女人不到处风流，她的男人是她父亲选来的。

对爱斯基摩人来说，女神的称号是对结婚的女人而言。但她的性自由并不是这样。作为生命的源泉，她是永恒的、无尽的。相对来说，男人来了又走，其功能在于伺候神圣的子宫或女阴，而子宫或女阴是女神在多数文化里的名字。

有时女神的爱人也会从她的性爱里尝到教训。许多有关她性欲的描写强调其性的力量与恐怖：巴比伦的印鉴雕刻上，她张开令人生畏的外阴部，蝎子在外阴部上爬行。在公元前 2000 年苏美人，女神伊斯塔由于性爱得不到满足，竟威胁要焚毁城门、烧掉房舍，并能让死人复活，控制生者。

所以说，女神是终极力量——统治者的力量、生与死的力量。

既然认为女人为天后，天王自然得死。无论在神话或历史上，伟大的女神奔放的性欲及她对血的嗜欲都结合成古老的弑王仪式，这实际上是对被选来讨好天后的男人的敬称，史家及人类学家将这重演的原始戏剧描述为神圣婚姻，其中男人扮演的是女神的神圣配偶。

当然这种提高男人地位的微弱意图却无法与这仪式抗衡，因男女的高低态势在这仪式中是很明显的：女人掌握一切权力，男人高攀不成，还得付出死亡代价。

神话中年轻的王的牺牲仪式以千百种不同的故事面貌出现。在这些故事里，不朽女神总爱上凡人，不是为了当她孩子的父亲，而是为了满足女人的欲望。常见模式是一位年纪大的女人爱上一位年轻小伙子。

情人的地位总是比女神低，他必死而她不朽，他年轻而她长生不老。他无权而她却权倾一时，甚至在体型上他也比她小，这

些因素加起来，便经常形成情人是女神的弟弟或儿子的现象。

在历史文献中，能看到不同的弑王版本。在爱尔兰，月亮女神的女祭司会亲手杀掉女神的爱人，斩首时在他身下置银制的再生盆以承接其血液。

在那些有王权的国家，非洲皇后也有权将王处死，有权决定处决的时刻。不过，其他社会却逐渐发展出替代性的献祭：年轻男子的生殖力取代了他的生命，普遍施行于整个小亚细亚，南美的阿兹提克人则从未在人命牺牲或生殖力牺牲间选二者兼行的方式，也有以小孩、动物每年春天沉于台伯河的维斯塔贞女回来取代男人。

男人似乎不须对她崇拜。在至高之神是女人的文化里，焦点在女人身上，社会的结构、节奏，甚至色彩也都来自女人。

比如说，女人性爱的特殊魔力，从神秘的月经到制造新生命的天赋，普遍表现于整个处理某些神圣葬礼的女神崇拜期间。明亮强烈的红色在许多宗教里都与女人的经血有关，而赭土与血之间的联系更清楚见于赭土的别名。

女神的崇拜者借助赭土，如同由经血及产子等有力媒介，为死者祈求象征性的再生。女人经血是自女神的天赋的表面及象征意义，古希腊人以经血做肥料，将种子抹上经血再播种。

女人的天然节奏与月经所受到的公开赞扬，与其后来所受到的诅咒有差异。但当神还是女人的时候，所有女人及所有女人事物都享有人类生活的最高地位。这是否意味历史上曾有一段女人统治男人的时期自己仍是行使女权体制？

这个神话背后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历史学家在搜寻女人握有全部统治权、男人因而不可避免被贬低与压迫的事实。

19世纪学者深信女权体制曾一度普遍存在于世界文化，他们认为当人类社会崛起，女人经由击败她们好色的另一半而成功地缔造女权体制。在这创造出的社会秩序中，女人从人到神各层次

均掌握霸权，野蛮的失势男人则潜伏在女权体制边缘，图谋狂烈的复仇。

女权体制只是人类迈向文明的一个阶段。男人最后还是推翻了女权体制，对男人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相当合理的见解，建立父权体制，达到文明最终、最卓越的阶段。

女人的黄金时代只是一个神话，女神在自己的眼中根本不是人，她的权力是在人的领域之外获得肯定，她被排除在人的领域之外。

社会向来是男人社会，政治权力始终在男人手中。

我们不能以父权体制为准来研究女权体制，因为父权体制发展在后期，来自前所未见的意识形态根源。我们也不应在各个社会发展情形不一致的世界寻找普遍体系。

从女神及以女神为中心的社会体系证据来看，女权体制应被理解成一以女人为中心、实际上相当平等的社会组织形式，女人掌权以及与男人并肩参加社会活动不会被视为不正常。从这个定义可以认为，女权体制大约兴盛于第一个文明世界崛起至神来临之间那四千年，在这四千年当中，女权体制特征充溢于各社会，女人得享有种种自神教来临后即失去的自由。

身为女人，女皇是地上的女神，是女神的代表或后代，她的神圣权力和世俗权力都相当大。女神的权力是继承来的，自母亲一脉相承至女儿。

男人只有当他与权力的来源结婚时才成为王，他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拥有王位。因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穆斯一世必须在他妻子去世时将王位传给他十多岁的儿子。在埃及，女皇的权力达到极致，在那里数千年来她集统治者、女神、神之妻、女祭司及崇拜对象于一身。

4. 阳具崇拜者的命运

男人应该回顾过去，找回有女人力量的知识，如果不这样做

男人就永远都只是拼命想做出与女人创造力可相比拟的大男人，为了满足脆弱的心灵而在母亲眼前表现的小伙子、或面对无法控制的女人诱惑力而做成为强暴犯。

用对女人潜意识形象的反动来界定自我，男人就永远无法找到男子气概真正的神秘与力量。这个问题在于把接收生育作为男人秘密，获得男人努力摆脱女人得自女权体制的权势的第一件武器。

男人的斗争并不只是模仿与超越，而是要夺取女人表现在每一层面创造新生命的力量，宙斯从他前额生出雅典娜便是在许多其他神话里能找到对应的，原始创造神话之典型的逆转。这简直就像一场革命：弱者反抗强者的革命，被压迫者反抗压迫的革命，价值结构与思考习惯的革命。

因此，人类思想沿着为男人支配权铺路的道途发展。随着人类开始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凡事不再以象征性与奇异的方式解释，男人在生育上的作用日益重要。

如今女人的节奏被视为人的节奏，而非神的节奏，男人决定生育，这种见解完成了男人的传宗接代的使命。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非常重要的革命，而令人惊奇的是它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男人认为他已被骗多时，光是平等还不够。如今他要把他的力量发挥到极致，他要牵制女人，而有何牵制工具比阳具更好？男人开始为自己刻画出许多意义，与女人内在权力相抗衡，有什么比男人最好的朋友——他的阴茎，更能有效达成他的目的？阴茎是男人的尴尬物，要它勃起它不勃起，不要它勃起它却偏偏勃起，它原本无能挑战女人稳固的生殖权力，但男人聪明地将它从现实提升至象征，将阴茎转化成阳物，并把视为金石一般坚固的物质，并能利用阴茎来作为反抗女人的工具。

这时权力转移到男人这一边。从前他是不被重视的男人，除了自己外，没有人赞赏其男子气概，现在，他完全掌握了母神生命力量的秘诀。权力不是她的，而是他的。他的器官是神圣的生

殖器官，一切生命的泉源是阳具，而不是子宫。

阳具不仅拥有权力，而且能产生权力，是权力的来源，一种新的信仰形式诞生了。

这一生物起源的发现大约是在铁器时代初期，约 3500 年前，开始横扫全世界。但这并不指之前的早期社会不认为阴茎及其象征意义上的等同物：阳具。在记录上现存最早期的遗址中发现有阳具象征，而自新石器时代革命，约在公元前 9000 至 8000 年间的远东地区，它便以引人醒目的尺寸出现。

先建立阳具崇拜的是女神自己。在伊希斯女神的神话里，对她的崇拜从亚洲蔓延到欧洲，女神下令在她位于底比斯，埃及古都的神殿前竖立奥塞利斯的木制阳具。之后的女神崇拜便包含了将阳具象征献给女神，奥塞利斯像出现在埃及女人神圣的游行队伍中，每座像都附有一个会动的硕大阳具。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希腊女人的女人崇拜中，祭祀者还可用线来操控阳具的动作。在此心醉神迷的状态中，神被抬到神殿，城中最受敬重的妇女在那儿等着用花环及吻来为阳具加冕，作为女神接受阳具崇拜仪式的象征。

对崇拜阳具最热情的国家是印度。按照其神话诠释者所坚持的，在那里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阳具，湿婆神的神圣之鞭，其挺翘之势可谓让人惊叹，与天齐高。这让印度教三大神中另外两大神，梵天与昆湿奴震惊得匍匐跪拜，并命令所有男女同样下跪。

随着阳具上升至受崇敬的地位，其重要性、体积及神圣性均有增加。自新纪元起，男人的优越归属于阳具，并透过此器官体现作为男人权力。阳具变成权力的来源，是一切文化秩序的来源。

在女人身上，神圣阳具的权力开始以数种方式起着作用。

在湿婆的神殿里，因莲花般美被选中的女奴会被奉献给神的阴茎，并在其胸部烙下神的印记。全世界许多历史文献均显示女人会以膜拜、触摸、亲吻、甚至骑上神圣的木制或石制阳具的方